

拉魯旭氏總是有理

世界金融經濟的總崩潰

約漢·惑夫樂 (John Hoefle)

三年多以前的1994年4月，拉魯旭在他所作的第九次經濟預測中提出警告說，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就會轉為新的更危險的局面，它將導致五百年以來最具破壞效應的金融崩潰。在他於1991年11月所作的第八次預測中，拉魯旭已經警告說，他稱之為“泥漿滑坡”的經濟崩潰中，世界經濟大地會被淹没，這將成為即將來到的這個時期的特點。在他做出這一預報的那個時候，美國官員們正在爭先恐後地為破產的金融體制設法解救，他們所采用的辦法是以聯邦儲備金來廉價賒賬以及铤而走險地轉向依賴於別的市場的衍生市場。象這樣的挽救辦法，拉魯旭警告說，比弊病本身更糟糕。

拉魯旭預測之準確在1992與1993年被一系列事情證實，這就是在加拿大、委內瑞拉、德國、西班牙、法國和其他地方的大量破產；國際股票與外匯市場的重大衝擊以及奧林比亞與約克這兩家世界最大的地產公司的崩潰。金融行家被成批地派往全球，去控制衍生經濟的災禍。除了這些損失之外，泡沫經濟的瘤腫繼續在擴大，從表面上看來，1991和1993年之間衍生經濟利潤很不錯地加了一倍。

當1994年開始的時候，聯邦儲備管理部門驚訝地發覺，他們曾參與促成的粉沫經濟已經暴騰失控，使得利率上升，盡管在最初五年是比較慢的。其後果是投機市場遭受了血洗：證券市場損失算了十億美元以上，某些大的買賣賣期基金所遭受的損失差不多也那樣多，而靠抵押來支撐的債券則瓦解了。

正是針對了這一背景，拉魯旭才作了他的第九次預測——全球金融與貨幣體制的“分崩離析”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主要國家的政府加以干預並使該體系經受住等同於第十一章的破產。

金融業者對此的反應是迅速的：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保護泡沫經濟；他們堅持認為，只要還有納稅人供血，銀行就垮不了。

與此同時，泥漿滑坡現象猛烈地繼續著。在1994年結束之前，靠抵押支撐的債券市場將會導致歷史悠久的齊德·皮勃抵 (Kidder Peabody) 投資銀行失敗而清點處理財產，而銀行業信托集團免不了手上沾滿了他們欺騙客戶的血污，從而為政府接管那家破產了的銀行創造了借口。在12月6日，全國首富郡縣之一的加州俄人饑抗體，在衍生經濟利潤市場損失了十七億美元之後提出破產。也是在12月，墨西哥的金融體系內部崩潰，只有在美國與其他政府總共提供了五千億元救助款之後才止住了世界範圍迫在眉睫的爆裂。

為指望彌補在墨西哥蒙受的損失，世界上最聲望與最老的銀行之一——BARINGS銀行在亞洲冒了大險；該銀行蒙受了損失，而且在1995年2月失敗了。整個這一年對於英國的銀行來說都是壞年成：瑞士銀行社團收購了華柏格 (S. G. WARBURG) 銀行，德累斯納 (DRESDNER) 銀行收購了克萊因瓦特·本森 (KLEINWORT BENSON) 銀行，而穆利爾·林齊 (MERRIL LYNCH) 銀行收購了四秘私紐考特 (SMITH NEW COURT) 銀行。合併之風也在1995年席卷了美國的銀行業體系，發端的是竊私·曼哈頓 (CHASE MANHATTAN) 銀行被化工 (CHEMICAL) 銀行接管。那一年也發生了一系列全美各州與地方政府在衍生經濟利潤上的損失，從而強迫使必不可少的各項服務都被削減。

與此同時，物理實體經濟與基礎經濟設施表明了削減各項服務與對基礎經濟設施的維持意味著什麼。在那一年的六月，聯邦公路管理署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美國的橋梁有三分之一在功能上已失時效和結構上有缺陷，而且情況還在繼續變壞。有幾個城市主要供水系統沾染了隱孢杆菌，使得水不可以飲用；在東海岸與中西部許多地區，輸送水用的鐵管有百分之七十到九十已用了一百到一百四十年，修理的速度跟不上損壞的速度，使得水大量流失。

在見到手寫在牆上的話之後，國際金融組織內部的人開始悄悄地從票據轉到諸如貴金屬、戰略礦產、食品和油脂類的商品上，把他們騙來的幾十億美元轉移到他們拋棄了的票據上以障人耳目而掩蓋他們的行迹。

在以下的數頁中，我們提供一系列數字，以顯示正在美國發展的泡沫經濟如何打擊實物經濟。

請接受經濟學智商測驗

讓我們根據圖表1來開講，該圖舉出了自從1990年以來的每日收盤後的道瓊斯工業指數平均值。正如各位所能看出的那樣，道氏指數基本上是直線上升的。現在，如果您看著這張圖而思索著“啊，我的天呀，我們有麻煩了”那你就及格了。如果你看著這張圖而心裏想著“哦，孩子，我們是富裕的！”那你就成了內行了。那麼，你已有資格成為投資者、股票經濟人，或者《華盛頓郵報》的金融專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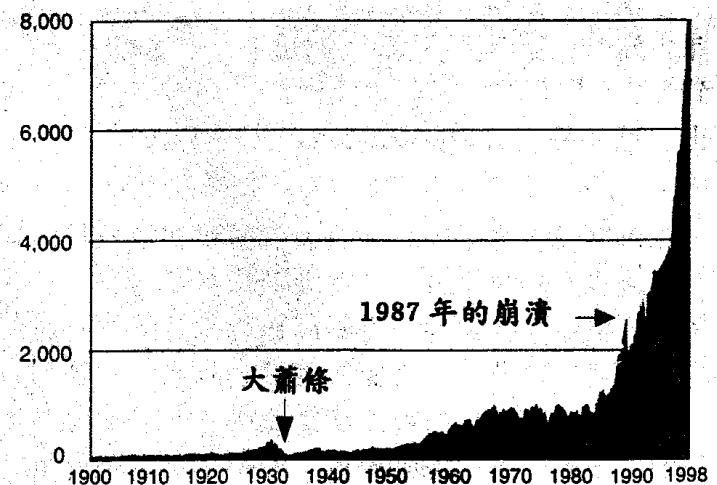
當然，《華盛頓郵報》是定期地提醒讀者們，當今美國經濟的主要危險是經濟增長得太快，它有可能過熱而導致通貨膨脹。因此，您立即就知道它們是悖理的。

如果您看著“大蕭條”那一點就會看出在大約60點附近股票市場在兩天內猛跌了25%左右。在1987年，23%的慘跌是500點——據專家們說，這兩者僅僅是在巨大的買方式場上的滑跌。這就是全部歷史；我們已經把它拋到腦後去了，您們的經驗證據已經有了，這是十分清楚的了。

回顧一下我們對人們警告要他們走出股票市場，並且拉魯旭預計將會出現崩潰的1987年以來：股票市場已升高為原先的四倍。如今倘若我們有個相等於1987年的23%猛跌，就得下跌大約1,800點。

現在，請您看著這條曲線，以及注意它的上升方式：這兒有一條美觀的拋物線。現在請想一下三倍曲線。當這條曲線上升時，現實的經濟却在走下坡路。從1970年以來，現實的經濟已經猛跌倒大約50%，與此同時股票市場這類東西却猛增。因此，你所要對付的並不是任何現實東西的測量。你這兒所要對付的是你可以成為空想指數的這樣一個東西。這是用來給民衆洗腦筋的東西。人人都在談論道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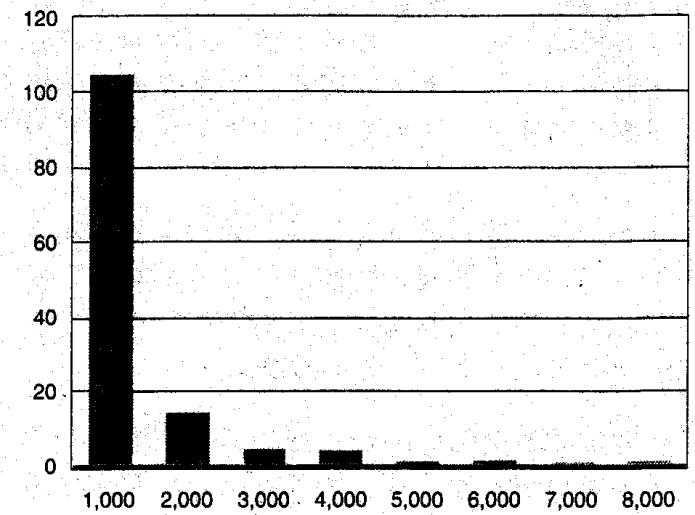
圖1 道瓊斯工業指數平均值



斯指數——這就是大的經濟測度。“經濟狀況還不錯吧？道氏指數上升了嗎？哎，它下跌了一些，可能我們的情況不怎麼好。”這全沒有什麼意義。

道氏指數說到底只是歷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的反映。圖2所舉出的是同一件事，但看問題的角度略有不同。這表明道氏指數上升一千點需要多久的時間。從它開始的時候算起，它需要一百多年才突破一千點。為了要突破兩千點，還得另外再花四年時間。突破三千點然後再突破四千點，每次都需要大約四年時間。那麼，當我們面臨實際的經濟復蘇時，我們得改用天數來計——現在，要突破千點大關，只是幾百天的事，因此，我們的拋物線正在猛升。

圖2 升高一千點所需的年數



比國民生產總值更大的泡沫

現在，隨著市場的上升，作為一切股份價值的市場資本化亦升高到大約十兆美元（圖3）這比不到8兆的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更高。而且，您可以看出，這在最近幾年中間漸漸升高。回過來看1990年，市場資本化是大約3.5兆。如今它是10兆。因此，對股票市場加以10%的修正，不會使道氏指數降到以往那樣，例如在1987年的崩潰時那樣——它還會抹去大約一兆的價值。由於行家們正在談論著我們在股票市場上可能有20%的修正——把道氏指數降到6千點左右——它們正在談論抹去幾兆美元的價值。這大多數是紙幣；並不是真實地存在著的價值。但是，當然，如果那筆錢中有一部份是您的，並且您不得不趕上某一東西來抵它的值，您對它的看法可能就會稍有不同。

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什麼？道氏指數是金融泡沫的反映，它最利害的成份是衍生經濟利潤。什麼是衍生經濟利潤？不必去管它在技術上的解釋。衍生經濟利潤基本上是一種“我欠你”：它並不存在。它是一種打賭。您打賭說某樣東西走某一條路；另外有人打賭說它走的是另一條路。而且，與其說他象一種金融工具，不如說他象賭場。

我們估計，衍生經濟利潤現在已達到每年一百兆美元，這很顯著，而且是世界範圍的。而它的營業額，即這些東西在一年內買進和賣出的次數，或許已大大超過了每年一千兆美元。現在，請記這一切增長，而有責任要為這件事支付現金的現實經濟正在下跌。

因此，這是不可忍受的。

現在，我們來談談美國的銀行吧（圖4）。美國的銀行現在——第一季度——擁有22.4兆美元的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稱為“資產負債表之外衍生經濟利潤”——現在，這對應於大約4.5兆美元資產；因此，衍生經濟利潤是資產的五倍——而且這對應於3千億美元押款之外的財產價值，這一財產價值是銀行業系統本身的淨值。

圖5舉出了上述各項之間的關係：最上面的那條線是衍升經濟利潤，它是迅速增長的。然後你在下方會看到三條相當平坦的線。這三條線之中最上面的那一條是資產，中間那條線是貸款，而最下面

圖3 1950—97年在美國股票市場上交易的股票總額資本化值。

兆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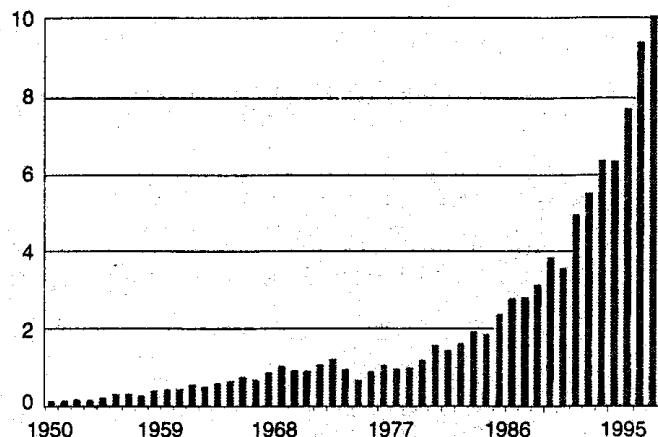


圖4 美國銀行所持有的衍生經濟利潤：
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資產負債表之外衍生經濟利潤
(年終的美元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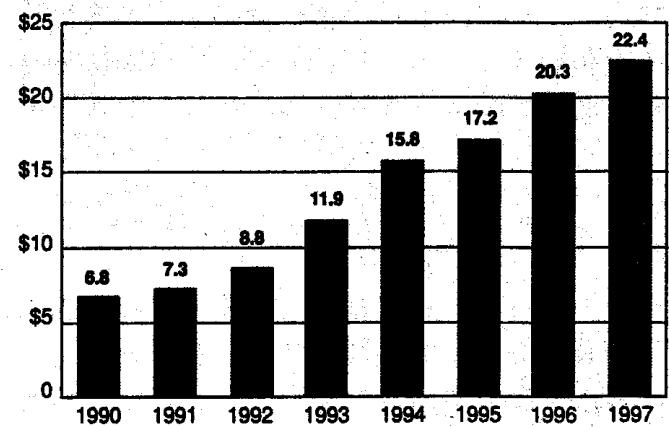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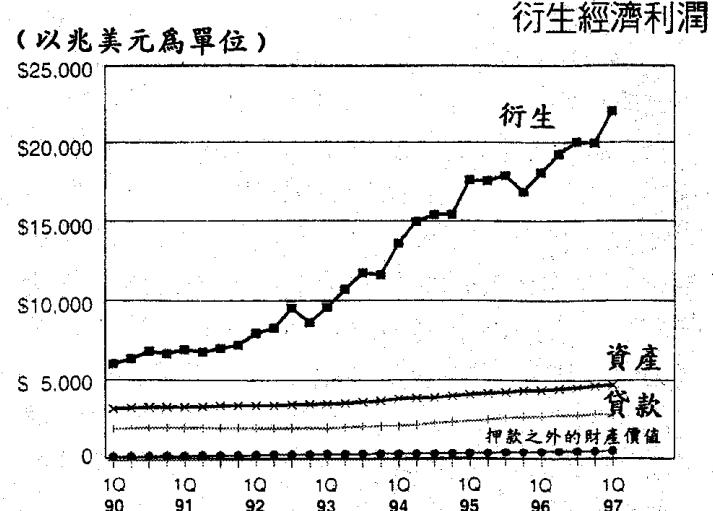


圖5 美國銀行沉迷於衍生經濟利潤：
對應於資產、貸款與押款之外財產價值的



沿著底部從左至右延伸的那條線是押款之外的財產價值。因此，您從中可以看出銀行業系統之中寄生者迅速接管，接管得很迅速。它們已不再是銀行：它們是投機商。這成了一種賭博，而不是銀行金融系統。

一千磅重的跳蚤

舉例來說：這裏是銀行信托業（圖6）；是在對銀行業者來說很重要的1994年因為那一年聯邦政府介入并且加以接管。而您能够看出他們為什麼不得不介入和接管。那個小小而且零零散散的黑色的廣場——那玩意兒看上去就象是模糊不清的一堆東西——這就是銀行信托業壓款之外的財產價值，也就是40億美元。第二個廣場是他們的資產，大約為970億美元。而真正好看的那個大東西呢？那是它們的衍生經濟利潤的有價證券。

如果您看著那樣東西，您老就會看到那些衍生經濟利潤——它們沒把它們放在資產負債表上，它們仍然是在資產負債表之外的衍生經濟利潤。因此，當您看著任何一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時——基本上它不再意味著什麼。我的意思是，如果您得到某一這般龐大的東西，那是被隱藏的，您所打交道的並非現實，當您談論資產負債表時，情形就是這樣。

看待這樣東西的另一方式是想象一下一條狗身上叮著一只一千磅重的跳蚤。您能够看出狗與跳蚤兩者都有一個現實問題。狗有一個問題，因為跳蚤正在把它的血吸乾。跳蚤有一個問題，因為它正在把狗殺死。這就是您所見到的銀行危機與金融危機之概況。

自1970年以來，這一金融泡沫一直在增長，但我們的生產力大為衰退，生活標準下降了大約50%。已往總是一位作父親的收入能夠養活一個妻子和兩或三個孩子。現在，每一位家庭成員都在工作，每人的收入都不如以前一份收入豐厚。我們所具有乃是收入不足：人們現在未賺足夠的錢。為了彌補這一不足，它們熱衷於借錢。圖7所舉的是消費者負債的逐步增長。80年代里根不時的“經濟恢復”是建立在債務上的：在八十年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8.6兆美元，這意味著，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一美元債務就得增加三美元。

圖6 銀行信托業紐約公司，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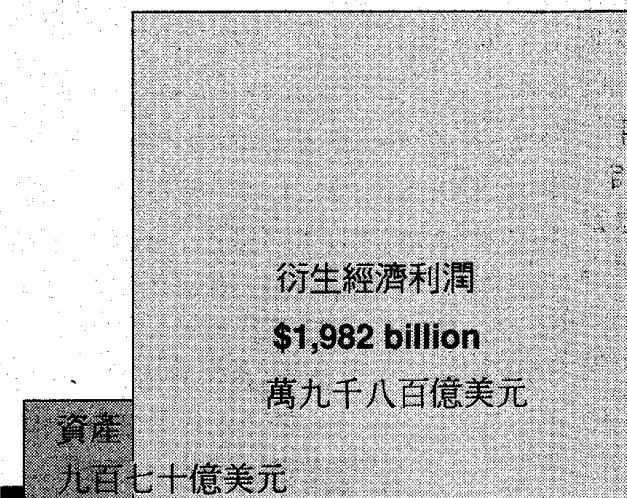


圖7 消費者的貸方金額

(以10億美元為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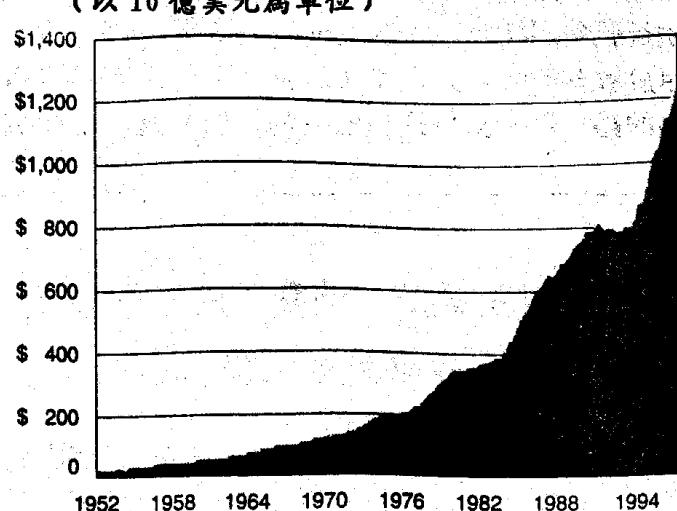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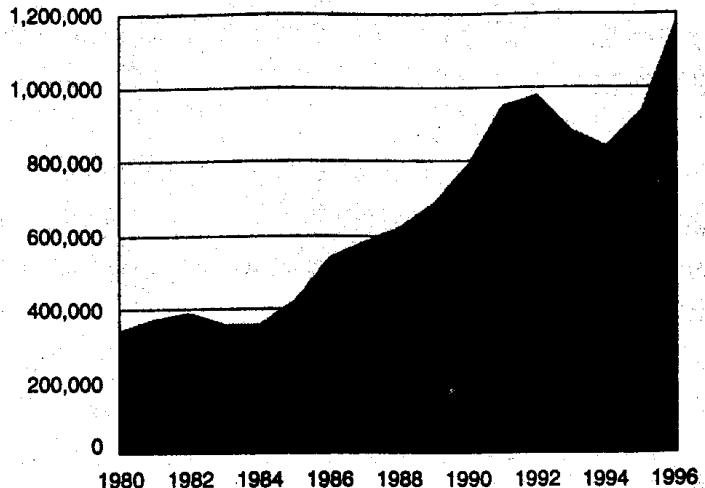


圖8 美國的破產申請備案數量

(以千為單位)



當您不得不償清這筆債務時，會發生什麼事呢？如今大約1,130億美元已被借來支付保證金，以購買股票。如果股票市場崩潰了，這筆錢能收回多少來呢？如今美國的所有家庭共欠了大約4.9兆美元的家庭稅，或者是每戶大約欠48,000美元，每年得要為那筆債務支付9,300美元，或者是差不多相當每戶平均收入的1/3。已往人們用信用卡主要是為支付大筆的支出，用來買可以長期分次償完的東西，但是如今，大批美國人在用他們的信用卡來買食品雜貨與其它日用必需品，從他們的卡上提取了他們買回來的東西所值與他們為生存而付出的代價之間的差額。

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家庭與公司遭受了破產。圖8所示的是破產備案者數量的增長，實際情況比這更糟糕，因為又許多人實際破產了却未曾申請備案，他們付不起申請備案的費用。

這裏的危險還不單是會有大的崩潰降臨。該問題也是，正是這一系統的存在在那兒殺人，就像那個跳蚤殺狗那樣。該用來建設基礎經濟實施的錢；該用於教育的錢；人們為了維持生存二用來購買必需品的錢；用來支付還過的去的工資的錢，都在被

吸吮掉，用來供給這個金融泡沫以保持那個系統得以應付自如。

但，即使這樣，該系統仍然無法生存，因為正是它所藉以維持生存那個過程，將象那個一千磅重的跳蚤那樣，必然導致它的死亡。

格林斯潘的個人投資狀況說明什麼？

就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問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在最近幾周中對國會和公眾聲明表示安撫。但是，當涉及到他的個人投資時，信心却不那麼充足了。

根據他作為公職人員而必須提供的財產狀況，格林斯潘的財產總值為五百萬美元，其中二百萬美元是現金，占百分之四十。一般認為，現金在個人財產中占百分之十就算是投資謹慎了，這使格林斯潘成了最保守的投資者。格林斯潘顯然有充分的理由對過多持有紙上金融資產存有疑慮。但是在這剩下的百分之六十以證券為形式的資產中，有多少是政府擔保的美國公債，無人知曉。

美國的現實經濟，消費者的市場籃子 已收縮到危機點

當股票市場象個大得意乎尋常的氣球那樣膨脹的時候，作為它的基礎的實物經濟——大娘型崩潰函數的“三重曲線”之位於最下方的朝下降的曲線——正跌向深淵。為了舉出這一現實、實物經濟崩潰的迹象，我們從1996年9月27號那一期的《執行情報綜述》(EIR)所刊載的大量圖表中擇一些出來復述。

在圖1中，顏色深的那個代表把產業從業者與必不可少的基礎經濟設施從業員合併在一起的勞動力數量。請注意，即使總的條形高度增加了一倍多的時候，深色部分仍然不隨時間增高。

在1947年，美國的勞動力有6千零90萬工人，其中47.2%是產業和民生必不可少的部門的員工。

一個典型的崩潰函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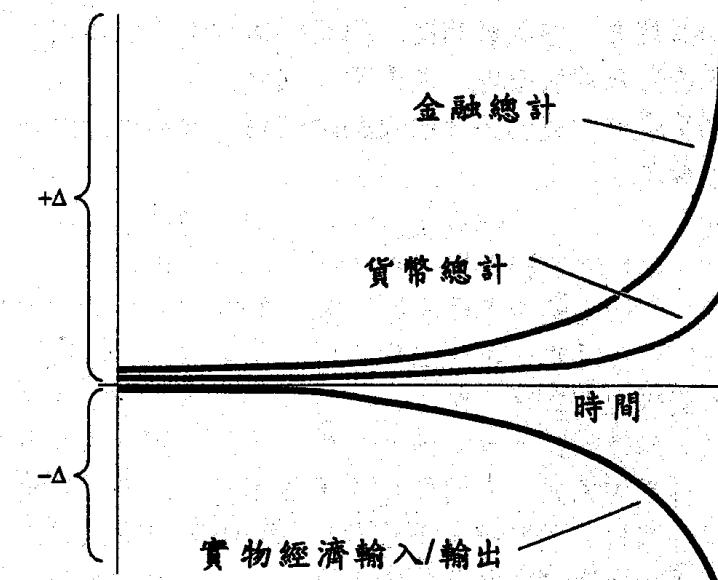


圖1 1947—96年美國勞動力數量

以百萬人為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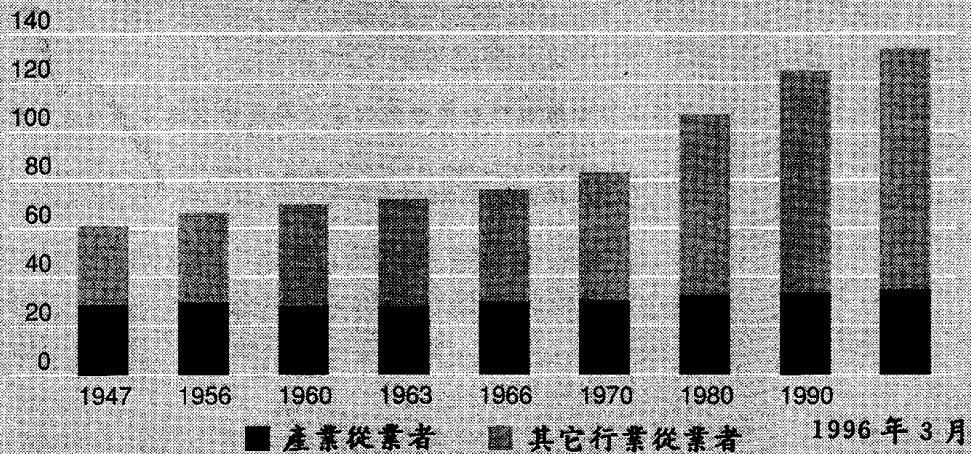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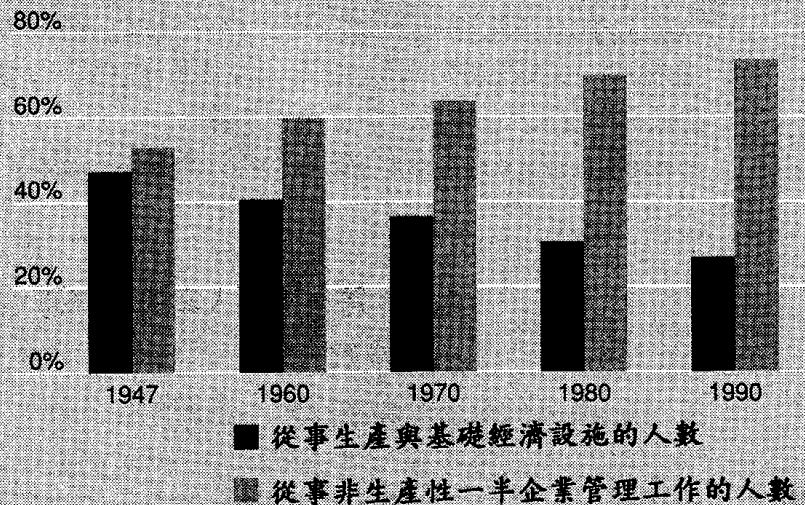


圖2 從事生產性工作與非生產性工作的勞動力比較

在勞動力總人數中所占的百分比



到了1996年，勞動力數量已經增加到1千3百7十萬名工人，其中只有26%是產業與必須部門的從業者；實際上從事生產與基礎經濟設施建設的勞動力所占的比例減少了一半。

圖2所示的是以另一方式來從事這一比較，將如今從事於非生產性企業一般官吏活動的員工百分比與從事生產與基礎經濟設施建設的員工百分比加以比較（74%從事一般企業官吏活動，26%從事生產性基礎經濟設施建設工作。）

圖3所列舉的是以往四十年中，與制作東西的加工製造業員工相比，賣東西的零售業員工人數的

圖3 零售業員工人數猛增

而製造業員工人數下降

以（百萬人）為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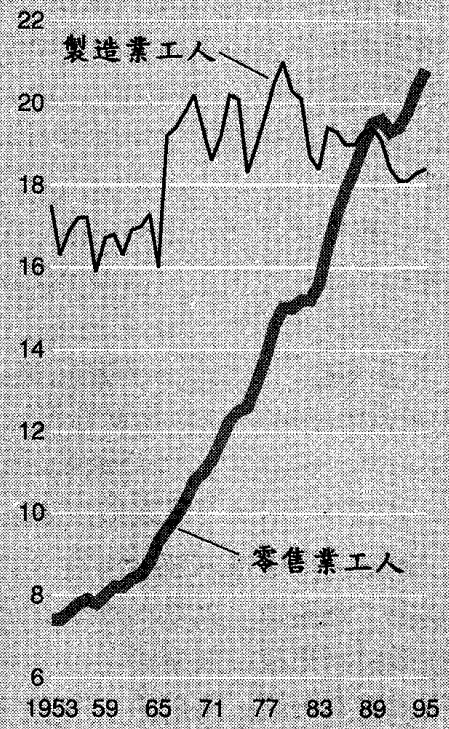


圖4 買新車所需的週薪次數

包括信貸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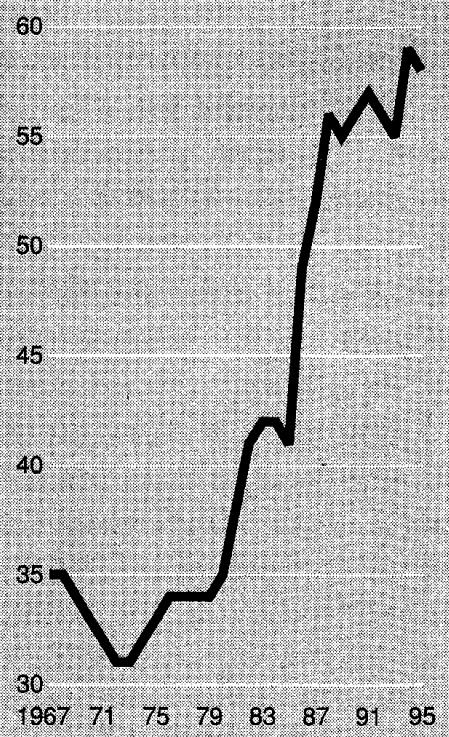


圖5 1963—95年的汽車戶均產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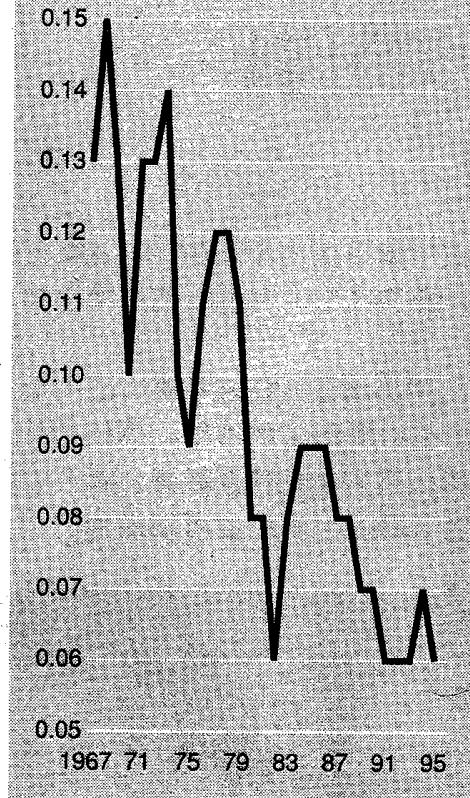


圖6 1963—95年的戶均房屋建造動工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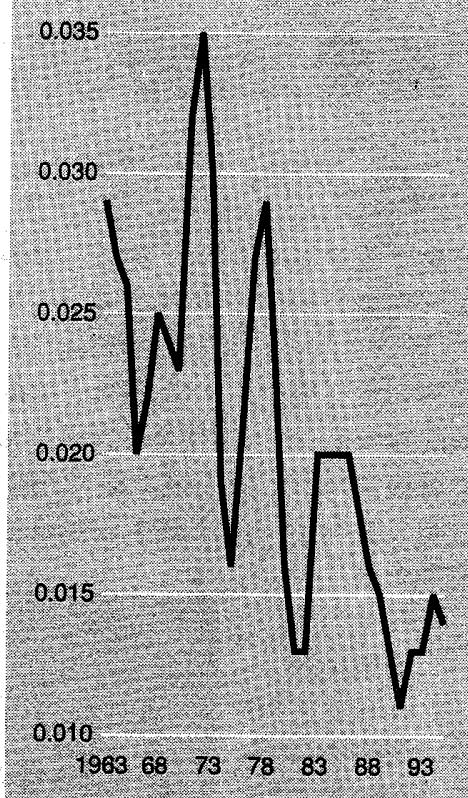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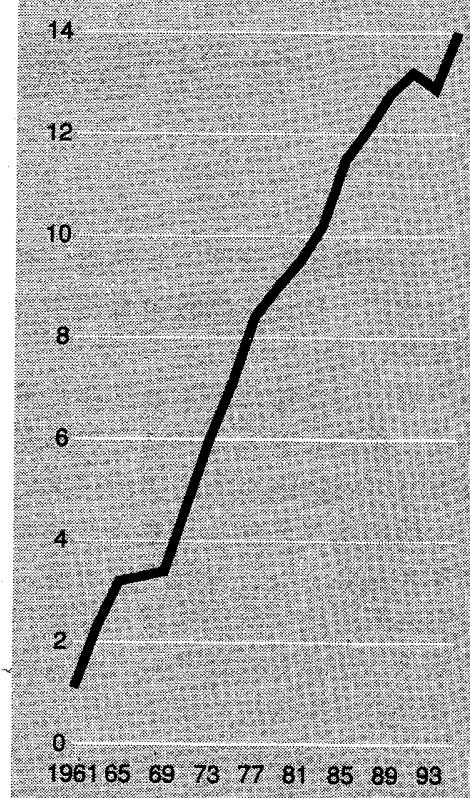


圖7 噴氣式客機的平均機齡年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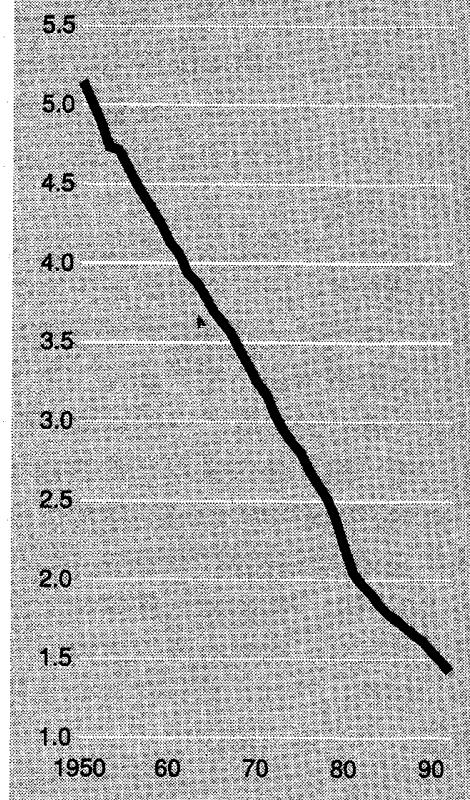
快得異乎尋常的增長。美國2千零88美元——比四口之家的貧困綫收入低了大約4千美元。

在圖4中我們看到了美國人均薪金的減少，這是以購買一輛新汽車所需的周薪累積次數來表示的。在1967年，需要35回工資來買一輕新汽車，其中包括信貸成本，到了1995年，已經需要58回工資——或者比1967年多要23周工資來支付車價。

至於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圖5與圖6所示的是汽車與房屋這兩項基本產品的每戶平均產量——汽車產量從1967年以來減少了54%，房屋建造量從1963年以來減少了60%。

最後，在圖7中我們看到了航空工業的老化過程——這指的是我們乘坐的飛機的老化。飛機的平均機齡現在已是14年。但是，當您聽到這句話以後，難道打算改乘貨車嗎？不用提了；乘火車也是很苦惱的。圖8以每戶平均數為基礎舉出了從1950年以來鐵路運行英里數的減少（減少了73%）。

圖8 每一千戶人家的鐵路運行英里數



金融危機：拉魯旭的五點政策計劃

金融體系崩潰之下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拉魯旭在十月三十日發表的政策聲明中提出了五點緊急行動計劃。

第一，各國政府不要試圖去挽救從事衍生金融交易、操縱股票價格和進行房地產投機的投資者。讓這些停留在紙面上的價值按其自身的選擇自由下落。政府在這方面有必要採取的唯一行動，是動用國家控制的手段，保護平民百姓、生產型企業、貨物商品貿易和與科學有關的服務行業，保證他們在這些虛假金融資產的灰飛烟滅過程中不至於被金融市場崩潰下來的碎片所擊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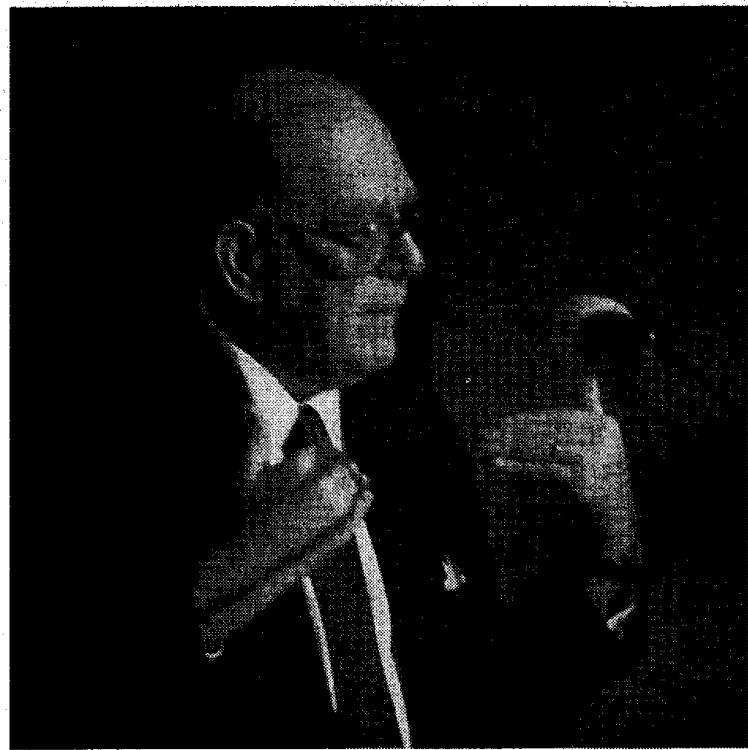
第二，國家政府發放貸款和發售公債的能力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否則，無法採取必要的緊急措施來促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實物商品和基礎服務的基本生產和分配流通不能（僅僅因為有一場金融大災難）出現大量的空白或中斷。當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和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一手導演的大崩潰降臨胡佛政府頭上時，這場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大蕭條在梅隆之流操縱下給予胡佛政府以可怕的致命打擊。這一情況不得在任何國家重演。

第四，美國總統，現在也就是克林頓總統，必須與願意同行的其它國家政府協調行動，讓現有的這個已經爛掉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徹底破產，按政府破產管理的條件進行處理。與之同時，各國政府採取一致行動在它們中間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貨幣體系。這一體系必須採用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採用的非常成功的方法，但有一點除外。這就是它必須填補現存世界中央銀行體系可悲破產後留下的空白。美國憲法條款和其它先例已經建立了有用的模式，我們必須以之建立漢密爾頓式的國家銀行體系，并以之來取代目前這種毫無希望并面臨破產的中央銀行體系。

第五，必須採取一個全球復興計劃，迅速恢復世界硬商品貿易，為參與國家的私營企業提供它們急需的刺激措施。

當然，從政治上說，這樣的措施需要有關的世界領導人具有堅定的信心和超常的沉穩。等待是最困難的。從政治上講，只有在危機發展到公眾要求政府採取激進措施時，國家元首們才可以做他們必



林登·拉魯旭

須做的事。如果在時機不成熟時推行這些必要激進措施，有可能導致政治自殺。但是，如果在這關鍵時刻由於哈姆雷特式的猶豫不決而推遲採取激進行動，必然將導致滅亡。人們必然希望找到具有智慧和道德力量的領導人來採取這樣的行動，希望他們以極大的熱情和力量與他們的合作者一起實施適宜的政策，因為人民的熱望已經從政治上授權他們採取必要的行動。